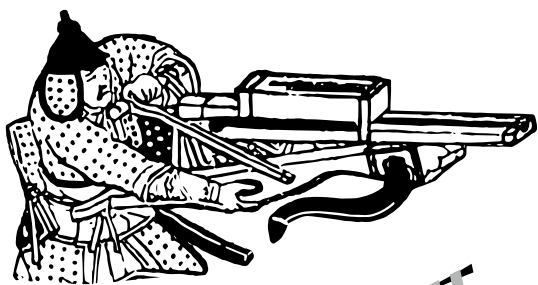


明代援朝抗倭戰爭

明代援朝 抗倭戰爭

周一良 著



中和出版
OPEN PAGE
中

出版緣起

我們推出的這套「大家歷史小叢書」，由著名學者或專家撰寫，內容既精專，又通俗易懂，其中不少名家名作堪稱經典。

本叢書所選編的書目中既有斷代史，又有歷代典型人物、文化成就、重要事件，也包括與歷史有關的理論、民俗等話題。希望透過主幹與枝葉，共同呈現一個較為豐富的中國歷史面目，以饗讀者。因部分著作成書較早，思想和主張有作者所處時代的印記，作者行文用語具時代特徵，我們尊重及保持其原貌，不做現代漢語的規範化統一。

目錄

周一良先生與《明代援朝抗倭戰爭》（趙和平）	1
一 唇亡齒寒	9
二 平壤大捷	14
三 碧蹄館之戰和拖延三年的和議	26
四 再度出兵援朝抗倭	35
五 中朝協力最後殲滅日本侵略者	42

周一良先生與《明代援朝抗倭戰爭》

周一良，字太初，安徽東至人，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於山東青島，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逝世於北京，享年八十八歲。

周一良原籍安徽省建德縣，建德周氏是近現代我國有名的大家族之一。曾祖父周馥（一八三七—一九二二），字玉山，由李鴻章的幕府起家，官至兩江、兩廣總督，《清史稿》有傳。祖父周學海（一八五六—一九〇六），字澄之，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壬辰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，官至浙江候補道，但心不在仕途而性喜醫學，校訂刊刻《周氏

醫學叢書》，收入《清史稿》中《藝術傳》。父親周叔弢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八四）原名暹，後以字為行，是現代實業家，「南張（謇）北周（學熙）」之「北周」系統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著名藏書家。弢翁嚴於律己，思想與時俱進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天津市副市長，去世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。周一良先生即為弢翁長子，自幼生活在具有深厚文化氛圍的大家庭中。

周一良先生八歲入塾（時已遷居天津），其課業與一般私塾不同，弢翁親自制定仿漢代課業，即從《孝經》《論語》啟蒙，繼之以《孟子》《詩經》《禮記》《尚書》《左傳》《古文辭類纂》《史記》《說文》《資治通鑑》等，且按小篆、隸書、楷書的字體發展順序研習書法。所延塾師皆為有真才實學之名士，如張慤、毓廉、溫肅、唐蘭等。自一九二四年起，周先生隨日本家庭教師學習日文四年。自一九二八年起，周先生隨

英國家庭教師學習英文三年。十年家館，使周先生不僅具備了深厚的國學功底，而且打下了堅實的外文基礎。

一九三〇年周先生赴北平求學，先入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，唐蘭先生寫信給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容庚先生，信中說：「其人少年，學有根底。」一九三二年秋，周先生插入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，一代史學大家鄧之誠、洪業、陳寅恪等先後對周先生的治學產生過深刻影響。一九三五年周先生自燕京大學畢業，畢業論文為《〈大日本史〉之史學》，之後入研究院肄業，次年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南京），在歷史組組長陳寅恪先生指導下專攻魏晉南北朝史。

一九三九年秋，周先生由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資助入哈佛大學遠東語言系（後改稱東亞語言及文化系），隨葉理綏（Serge Elisséeff，日名英利世夫，西方日本學的奠基人）學習日本語言文學，

並隨柯拉克 (Walter Clark) 學習梵文，同時修習法文、德文等多種外語。一九四四年，周先生以《唐代印度來華密宗三僧考》(Tantrism in China) 通過論文答辯，獲哲學博士學位，同年起任哈佛大學日語教師。

一九四六年，周先生回國任燕京大學國文系副教授，次年秋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，一九四九年轉任歷史系教授，一九五一一一九五二年兼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。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，周先生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先後兼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，亞洲史（後改亞非史）教研室主任，副系主任、系主任。周先生在各校所授課程有日文、佛教翻譯文學、中國通史、魏晉南北朝史、日本史、亞洲史、歷史文選等。

系統而嚴格的家塾訓練，開明而傳統的家庭影響，完整而嚴謹的現代高等教育，中外名師的教誨和熏陶，加之天資聰穎與勤奮，使周先生具備了治學的堅實基礎及遠見卓識。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，周先生在

中國史、日本史、亞洲史、佛學、敦煌學、中外關係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領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，其中的大部分論著代表了這一領域的最高水平，有的則開風氣之先。

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，周先生先後到法國、荷蘭、摩洛哥、巴基斯坦、加納、埃塞俄比亞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等國講學、訪問、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或發表演講等，成為蜚聲海內外的著名歷史學家。

自一九三四年在《燕京學報》第十八期發表首篇學術論文《魏收之史學》至二〇〇一年去世為止，周先生始終活躍在學術領域。他的論著絕大多數收入由我主編的《周一良全集》（四卷十冊，二〇一五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）中，欲了解他的學術生涯可參看該全集的「代序」——《儒生思想 書生本質 史家學術》。

《明代援朝抗倭戰爭》一書於一九六二年首次刊行。對東亞歷史的

研究一直是周先生治學的重點之一，一九四三年起在哈佛大學、燕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等高校開設日文及日本史課程。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後不久，周先生在北大講授日本史和亞洲史，並撰寫了多篇有關日本、朝鮮及亞洲的學術論文及專著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，對朝鮮的關注成為政界和學界的熱點之一。在這種大背景下，周先生於一九五〇年先後發表《東學黨——朝鮮的反封建反帝鬥爭》（《歷史教學》第一期）、二期）和《從印刷術看中朝文化交流》（《進步日報》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）兩篇文章。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三、十四日他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長文《中朝人民的友誼關係與文化交流》，後經增訂，同名單行本圖書由開明書店出版，後由中國青年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《光明日報》發表《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與東亞各國》一

文；同年他的《中國與亞洲各國和平友好的歷史》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一九五八年周先生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《亞洲各國古代史（上）》。一九六二年，周先生與吳於廑共同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四卷本《世界通史》陸續出版，這部書影響了不止一代學人。所以，當吳晗同志主持「中國歷史小叢書」時，《明代援朝抗倭戰爭》的撰寫順理成章地由周先生承擔並順利出版。

《明代援朝抗倭戰爭》從字數上講雖然是一本「小」書，書中內容卻涉及中國、日本、朝鮮的歷史及其錯綜複雜的關係。周先生具有中國歷史、日本歷史、朝鮮歷史的深厚學識底蘊，對十六世紀的東亞歷史十分熟悉，除對中國資料的準確把握之外，他還精通日文（包括中古日文），熟悉日本的歷史資料，所以，雖然這是一本「小」書，卻抓住了一五九二—一五九八年發生在朝鮮半島上的中朝兩國人民共同抗擊倭寇

這一事件的核心，充分利用中國、朝鮮、日本的歷史資料，將古文、外文轉換成讓人易懂的語體文，整個事件的敘述又要而不煩，特別是戰事發展的曲折多變，而周先生條分縷析、娓娓道來，使之脈絡清晰，使得李如松兄弟、李舜臣等中朝抗倭的中堅人物形象鮮活。至於對攻城陸戰及海上決戰的描述，更是聲情並茂，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。這是學養深厚的學術大家寫通俗讀物的典範，是我們後學應當永遠效仿的。

趙和平 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

一 唇亡齒寒

十六世紀末，日本戰國割據紛爭的局面^①剛剛結束，關白^②豐臣秀吉初步統一全國，掌握了政權。統一後的日本社會經濟有了發展，封建主和商人都要求向外擴張。因為封建諸侯裡面還有一部分沒有完全服從，豐臣秀吉很想發動侵略戰爭，以便把他們的力量轉移到對外方面去。同時，豐臣秀吉本身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封建統治者，夢想先征服朝鮮，再侵佔中國，把日本的國都遷到北京，使日本、朝鮮和中國都處於他的統治之下。

這時李氏王朝統治下的朝鮮政治非常腐敗，廣大人民生活貧困，和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很尖銳。政府裡面各派別長期鬥爭，削弱了中央政權的力量。國防也很薄弱，兵士平時缺乏訓練，有的死去，有的逃亡，部隊的名冊中多是空額。將領在一旦有事時才派到地方上去領兵，兵士和將帥之間的關係很疏遠。當時朝鮮就有人說：「現在民力凋敝，到處窮困。萬一大敵當前，即使諸葛亮做參謀，韓信、白起來指揮，恐怕也不會有辦法！」

豐臣秀吉先派人到朝鮮，要求朝鮮政府派兵替他做進攻中國的嚮導和前鋒。朝鮮與明朝一向友好，嚴正拒絕了這個無理的要求。以後朝鮮又派使臣到日本談判。派去日本的兩個使臣屬於不同的派別，正使是西人黨黃允吉，他回國報告時說：「豐臣秀吉目光炯炯有神，看來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，必然要大舉來侵犯我國，須早作準備！」副使是東人黨

金誠一，他卻說：「豐臣秀吉一定不會來侵略！而且秀吉的眼睛小得像老鼠，有甚麼可怕？」朝廷大臣不管誰的觀察正確，只盲目支持自己同黨使臣的意見，紛爭不定。只有隨從出使日本的許箴，雖屬東人黨，卻贊同黃允吉的意見。這時東人黨當權，國王李昖終於聽從了金誠一的意見，認為豐臣秀吉不會來侵略朝鮮，命令各道停止剛剛開始的武備整頓工作。

一五九一年（明萬曆十九年）年底，豐臣秀吉決定入侵朝鮮。第二年四月，日本水陸軍十五萬人在釜山登陸。倭軍^③集中了強大的兵力，又有銳利的武器鳥銃^④，登陸後二十天便攻陷了漢城，接着平壤也陷落了。國王李昖逃往義州。兩個月內倭軍便控制了朝鮮大片土地，焚燒掠奪，大肆破壞，到處虐殺無辜居民，凌辱婦女。把朝鮮青壯年擄回日本去，賣給西方殖民國家東來的商人，再由他們賣到印度、菲律賓等地做

奴隸。倭軍在佔領區搜刮榨取，並且強迫朝鮮人民採用日本風習，使用日語。加藤清正率領倭軍向北渡過了圖們江，直逼中國邊境。朝鮮國王急忙向明朝請求援助。當時明朝政府中對於是否出兵援朝存在着不同的意見。一部分人不主張出兵，他們說應當在自己的門庭防禦倭軍，無須去支援朝鮮。但是大多數的朝臣都懂得「唇亡齒寒」的道理，主張出兵支援。呂坤曾說：「朝鮮靠近東北，等於中國的肘腋。平壤西與鴨綠江為鄰，晉州和山東的登、萊相對。如果倭人佔據這兩個地方，進可以割斷我們的漕運，退可以窺伺我國的遼東，不到一年，北京就將坐困。」他認為這是「國家大憂」，力請「早決大計，併力東征」。宋應昌也主張出兵，他說：「遼東是中國的門戶，朝鮮是中國的近鄰。豐臣秀吉狡猾而兇狠，垂涎中國內地，攻朝鮮只是借道而已。這時如果不予以痛擊，他就要更加猖狂了。」宋應昌強調指出豐臣秀吉「進攻朝鮮，實際

上就是為了進一步侵略中國，所以中國援助朝鮮，也就是保衛自己」。他們認識到中朝兩國利害相同，唇齒相依，救鄰即是自救，從道義上、戰略上考慮都應當支援朝鮮。這些正確意見最後被政府採納，明朝決定出兵援朝抗倭。

注釋：

- ① 日本從十五世紀末期起封建諸侯割據紛爭，天皇早已失去實權，長期掌握政權的將軍也無力控制全國。
- ② 關白即宰相。當時日本天皇沒有權力，實際政權掌握在關白手裡。
- ③ 古代中國稱日本為倭國，稱日本軍隊為倭軍。
- ④ 鳥銃又名鳥嘴銃，鐵管木身，管中裝鉛彈，用火藥發射，殺傷力較強。

二 平壤大捷

一五九二年（萬曆二十年）七月，明朝援軍由遼東出發，渡過鴨綠江，八月進抵平壤。因為地理不熟，又碰上大雨，道路泥濘，明軍打了敗仗，統兵的游擊^①史儒力戰而死。於是，明朝任命宋應昌為經略^②，李如松為東征提督^③，領兵繼續增援。這時已經是嚴冬，天寒地凍，有人提出是否應該立即過江作戰。宋應昌卻主張乘冬天火速進兵。他的理由：倭軍怕冷，於我有利；大地封凍後人馬得以奔馳，便於交戰；更重要的是，明軍士氣高漲，應該一鼓作氣去進攻敵軍。當時軍中討論了

防禦日本火器鳥銃的方法，先鋒錢世楨說：「鳥銃的威力在於能在百步以外殺人。只要我們不怕死傷，和敵人短兵相接，鳥銃便絲毫不足畏懼！」援朝的明軍就是以這樣勇敢的精神準備去和倭軍進行戰鬥。宋應昌還制定了軍令三十條，特別強調軍隊必須嚴守紀律，其中第五條規定：凡是損毀民間一草一木的一律處死刑。第二十條規定：將領和士兵殺死朝鮮男女和俘虜的也處死刑。

當時大軍尚未齊集，李如松先帶領着從江蘇、浙江、四川和遼東調來的軍隊，共四萬多人，於一五九三年（萬曆二十一年）二月六日的早晨進圍平壤。這時盤踞平壤的是倭軍精銳小西行長的部隊，約有三萬人，據城死守。中國軍隊奮勇爭先，圍攻平壤。平壤城上有五千餘名倭軍豎起防衛的鹿角柵子^④。倭軍將領率領幾百名兵士吹螺鳴鼓，在城上巡視指揮。另外有一千多人在城北牡丹峰放炮吶喊，和城頭互為犄角。

明軍到達的當天，李如松為了試探敵人兵力，派兵假裝攻打牡丹峰。倭軍居高臨下放鳥銃，明軍後退，城裡倭軍追出來，明軍回頭進擊，倭軍退回城裡。當晚，倭軍數百人出城偷營，明軍滅了燈火，齊放火箭，光明如同白晝，倭軍又退回。七日，明軍攻城，假意敗退，倭軍開門追擊，明軍回擊，斬殺三十多人。

八日清早，明軍會同李鑑、金應瑞等率領的朝鮮軍隊，依次前進，大舉攻城。戰馬在冰路上奔馳，冰屑和塵土飛揚起來，好像濃厚的白霧瀰漫空中。將士的盔鎧甲冑在清晨的太陽照耀下，銀光燦爛，炫耀奪目。敵人在城上豎立了許多五色旗幟，手執長槍大刀，嚴陣以待。李如松帶領親兵百餘人，親自在城下指揮將士攻城。大炮一響，中朝各路兵士一齊發動進攻。朝鮮史書裡對這一仗有詳細的描寫。明軍離城五里左右設置大炮，同時並發，好像萬雷齊震，山嶽都動搖了。火箭發射起

來，煙焰瀰漫幾十里，對面咫尺不見人，只聽到兵士吶喊和大炮隆隆的聲音。不久，忽然颳起西風，把炮火煙焰吹捲到城裡，火烈風急，紅光燭天，敵軍旗幟都燃燒起來。風停以後，李如松督促諸路軍隊進逼。倭軍雖有鳥銃，但沒有大炮。守城兵士從城頭向下放鉛彈，潑開水，滾大石，進行抵抗。李如松、李如柏兄弟督軍進攻。李如松騎的馬被彈丸擊中倒斃，李如柏盔頂也中彈，仍奮力督戰。游擊吳惟忠和參將^⑤駱尚志都已年過六十。吳惟忠胸部中彈受傷，不但不退縮，反而更加緊督戰。駱尚志聳身攀登城牆上的雉堞^⑥，敵人扔下大石砸傷了他的腳，但是他仍然手持長戟，背負盾牌，冒險直上。明軍人人奮勇爭先，前仆後繼，吶喊登城。守城倭軍簡直不能抵擋。首先攀城的是一批浙軍，他們拔下倭軍旗幟，換上了明軍的旗幟。倭軍緊閉各城門，明軍用大炮轟開，燒毀門樓。李如松整軍入城，馬兵、步兵雲集。明軍佔領平壤城時，還沒

有到中午。

收復平壤城以後，倭將小西行長率殘部躲進土窟和民家，繼續抗拒。土窟是倭軍修築的類似碉堡的障礙工事，在平地上築起土壘，形如牆壁，有寬有窄。牆上開孔，兵士藏在牆內放鳥銃，使人不敢逼近。明軍用火箭飛射焚燒，很多倭軍被燒死、熏死，沒死的都棄甲丟盔，四散奔逃，從大同江冰上向南逃竄。據明朝方面估計，收復平壤的戰爭中，倭軍被斬首一千六百多人，被火箭熏死、燒死的有一萬多人，還有不少人被俘虜。能從平壤逃回的不過十分之一，其中還有一半受了傷。

平壤大捷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。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本來就不和，這時候彼此推卸失敗的責任，敵人內部的矛盾更深了。平壤之戰對於一五九三年援朝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其他各地的倭軍在小西行長平壤挫敗以後，士氣也越來越沮喪，紛紛準備逃走。佔據咸鏡道

的加藤清正曾派兵萬人援救平壤被圍的倭軍，援軍中途聽說平壤已被中朝軍隊收復，也急忙南下聚集到漢城，準備退回日本。

在明朝援軍未到之前，朝鮮官軍雖然潰敗，但人民自動組織起來的義兵卻到處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。當時慶尚道一帶最先被倭軍侵佔，受害最早也最大。因此，義兵首先在這裡發動大規模起義。儒生出身的義兵首領郭再祐常常身穿紅衣，所以有「紅衣將軍」的稱號。敵軍登陸後，他便在家鄉組織人民，開展游擊戰爭，打擊敵軍，保障了當地不曾受到侵犯。全羅道的義兵首先由高敬命發動，當地人民讓他領導義兵時，高敬命不顧患病，慨然承擔。他向全國發出檄文^⑦說：「敵人乘我防備空虛，大舉進犯。身為將帥的人徘徊歧路，身為郡守的人逃進山中。我們現在組織義兵，要去拯救首都。」高敬命的義兵轉戰於全羅、忠清兩道，殺傷很多敵人，高敬命父子都在戰鬥中犧牲。全羅道另一義

兵首領金千鎰率領義兵在忠清、京畿兩道打擊敵人。有一次義兵遭到了挫敗，他對士兵說：「我們是義兵，只能前進，不能後退！」他慷慨悲壯的講話激勵了部下，使部下更加奮發昂揚。金千鎰後來在晉州犧牲。忠清道的義兵首領主要是趙憲，當地長官不滿趙憲對他的譴責，下令禁止人民參加義兵，違者拘禁父母、妻子，並命令官軍不得支援趙憲的義兵。儘管統治階級如此破壞，趙憲仍然糾合了七百名義兵和數萬敵軍決戰，阻擊了忠清道的敵軍，最後壯烈犧牲。咸鏡、京畿等各道也都有義兵。義兵主要是由廣大農民群眾組成，也有一部分愛國的儒生和貴族，還有不少僧人參加。有的僧人假裝給倭軍倒茶，把開水潑在敵人臉上，等他倒地時齊用木棒把他打死。廣大地區的義兵不但打擊了敵人，破壞了各地敵軍之間的聯繫，而且牽制了敵軍的活動，對平壤戰爭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。所以朝鮮史書說：「天兵（指明軍）未到以前，國家得以

和敵人相持，完全是靠義兵的力量。」

另一方面，朝鮮水軍在抗倭戰爭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小西行長攻佔平壤以後，不敢進一步深入，想等待日本水軍繞過朝鮮南部，來到平安道海面，水陸部隊配合，一同進攻朝鮮國王逃奔的義州，並進一步侵犯中國。但水軍始終不來，小西行長在平壤久等，給養斷絕，不少人生病，士氣低落，因此給李如松收復平壤創造了有利條件。日本侵略者的水軍為甚麼遲遲不來呢？原來朝鮮水軍在朝鮮大將李舜臣領導下控制了半島南面海上的通道，切斷了倭軍的聯繫。

李舜臣是全羅左道水軍使，到任幾年以來，積極訓練水軍，修備戰具。朝鮮的造船術自古便很發達。元世祖進攻日本時^⑧，許多戰船被颱風襲擊破壞，只有高麗^⑨所造的船特別堅固，沒有受損失。在十五世紀